

如何以段落为单位进行汉英篇章的转换

摘要:段落作为汉英篇章翻译的分析单位是可行的,我们可以从衔接手段、行文结构及风格转换等几个方面论证如何以段落为单位进行汉英篇章的转换。

关键词:段落;汉英篇章翻译;分析单位

引言

近二十年来,国内外翻译理论界对翻译单位的确立争议颇多:有的主张以小句为基本操作单位,有的主张以句子为基本单位,也有的主张以句群(语段)为基本单位,还有的主张以段落为基本单位,还有人把翻译单位划分为若干层次,比如音位(字位)、词素、词、短语、句子和话语单位,更有人主张以话语或篇章为基本单位。著名学者方梦之曾在“翻译新论与实践”一书第八章专门就翻译的层次与单位进行了探讨,提出了翻译的“结构单位”和“操作单位”两个概念。方先生主张把语段作为基本结构单位,同时提出“翻译单位是翻译过程中的操作单位,即原语在译语中具备对应物的最小(最低限度)的语言单位”,并引用了 Vinay 和 Darbelnet 的定义“翻译单位是一句话中必须一起翻译的最小切分”。方先生认为翻译单位与翻译层次及语言单位之间关系密切,不同文体的翻译应有不同的翻译单位,但最终还是指出了“以句子为基本翻译单位”。罗选民教授曾提出话语层的“分析单位”和“转换单位”两个概念,并指出话语作为翻译的分析单位以及小句作为翻译的基本转换单位。综上所述,翻译单位可细分为“分析单位,结构单位,操作单位,转换单位”等,笔者在此仅探讨翻译的分析单位。

一、语篇·段落·篇章翻译

近年来,随着篇章语言学、话语分析理论的发展及其应用,人们逐渐倾向于在语篇层次对语言进行分析,并把它应用在翻译理论中。根据系统功能理论,语篇是语义单位,表达一个完整的语义。一般来说,由句子、句群和段落组成,但有时可能是一个句子。根据这个定义,语篇是结构和意义的统一体。事实上,语篇既包括“话语”(discourse),也包括“篇章”(text)(胡壮麟 2000:1)。话语主要指比句子要长,以交际为目的语言段落,话语研究的主要是口语,而“篇章”主要指书面语,因此在对书面语的研究中,语篇即指篇章。

关于段落,有人提出篇章段落有自然段落(physical paragraph)和概念段落(conceptual paragraph)之分。自然段落就是指有明显始末标志,有一个相对完整的中心思想的一段文字。而概念段落则是指由作者为扩展一个核心陈述(core statement)所提供的所有信息(即一组修辞意义上紧密相关的概念)组成。一个概念段落可能由二个或二个以上的自然段落构成。本文只涉及自然段落,以下简称段落。对于段落,中外学者都曾有过研究,比如美国语言学家 Longacre (1968;1976)和 Levins on (1977),还有中国的胡壮麟等,他们都认为段落是反映语篇主题思想的基本单位,段落都有一个统一的主题(topic),把每一段的主题句串连起来,即成为某个语篇的主题思想,这就从语义的角度说明了段落与篇章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当我们从语篇这一角度观察翻译时,如 Neubert 所说,翻译就是“由源语语篇诱发的译语语篇生成过程”(text-induced text production),也就是用译入语的衔接,连贯的语篇取代原语中与其对应的语篇的过程。在语篇翻译中,译者的任务就是创造与源语语篇意义相符,功能相似的译语语篇。

二、段落作为汉英篇章翻译分析单位的理论依据篇章翻译的分析单位是指篇章内一个相对完整的语言材料,即能帮助我们了解篇章的组织结构,衔接手段,语义,语境及风格等语言因素和非语言因素作出恰当分析的单位(参阅罗选民“话语层翻译的分析单位”的定义)。

要达到译语语篇与源语语篇意义相符,功能相似,我们必须根据译语的规范,读者的阅读习惯和思维习惯,对译语语篇结构作必要的调整。其中必然包括对原语篇衔接手段的调节,以达到译语语篇的连贯。而段落作为语篇的基本构成单位恰好具有衔接和连贯这两大语篇特征,所以我们主张把段落作为篇章翻译的基本分析单位是切实可行的。另外,就英汉互译的情况来看,汉译英时语篇结构的变化似乎总是多于英译汉,因为现行的翻译标准对汉译英译文语言在自然、流畅、地道方面的要求较高,而对英译汉则相对比较宽松,对“汉语式英语”是一片喊打声,而“英语式汉语”或“欧化汉语”则可我行我素,顺利通行。正是基于现行的翻译标准,我们有必要把大于句子的语言单位作为篇章翻译的分析单位,以达到译语语篇的自然、流畅、地道。而大于句子的语言单位不外乎是句群(sentence group)、段落(paragraph)和语篇(text)。在这三大语言单位中,句群的划分难免带有主观性和随意性,且容易忽视句群与句群间的衔接与连贯。如以语篇为分析单位,源语与译语所具有的最小对应的语言单位就是语篇,译文表达的任意性太大,难免或多或少不能忠实于原文。因此汉英篇章翻译的最理想的分析单位就只能是段落了。

三、以段落作为汉英篇章翻译的具体操作纵观中西翻译史上译论家们指出的各种各样的翻译原则,从严复的“信”、“达”、“雅”到鲁迅的“宁信而不顺”,从泰特勒的“翻译三原则”(A、译文应完整地再现原文的思想内容;B、译文的风格,笔调应与原文的性质相同;C、译文应象原文一样流畅自然)到尤金·奈达的“社会符号学翻译法”,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什么样的翻译原则,无不把“信”作为翻译最重要最基本的翻译准则,即忠实地传达原文的思想内容。就汉英翻译而言,最困难地莫过于将原文的意义与功能用地道贴切的英语加以再现(陈宏薇 1998)。因此在汉英篇章翻译中,应以段落为单位,首先通读全文,从宏观上理解各个段落所传达的意义,尤其是要抓住各段的主题(topic)。有些段落有明显的主题句;而有些段落则没有,对这种类型的段落要特别注意抓住该段的主题,这样在翻译过程中,就能做到“胸有成竹”,从而能在译文中完整、清楚地体现出原文的主题。在把握源语段落整体语义的基础上,译者还要注意段落内部的结构。孤立的句子是不能构成段落的,只有通过各种衔接手段使各个句子之间在逻辑和语义上紧密联结起来,才能构成一个段落。英汉两种语言由于受到各自特定文化的制约,因此表现为不同的思维习惯,不同的语言表达方式。与英语相比,汉语的语义表达以意会为主,形式不是决定因素;中国传统思维的基本特征是整体性,在具体语言运用中,汉语善于融汇各句之间的语义关系,形成一个意义整体。汉语的这种意会特征使得有时句与句之间富含各种语义关系而缺乏明显的形式衔接标记。但英语属形合语言,形式是决定因素,因此句与句之间往往有明显的衔接手段。在汉英段落转换过程中,如果原语段有明显的衔接手段,则要在译语段落中用恰当的,符合英语习惯和规范的衔接手段转换或变通原语段中的衔接成份;如果原语段落中没有明显的衔接手段,则应弄清汉语各句之间的关系,确定其类别,而后选择恰当的英语衔接词把句子组织起来。可以说,恰当地转换,变通或补偿原语段落中的衔接手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该段落翻译乃至整个篇章翻译的整体效果。例如:位于上海市南的豫园是著名的古典园林。花园①的原主人姓潘,曾是明代四川的布政使。花园②的建造始于1558年,但③由于资金短缺,时建时停,二十年以后才建成。后来④,潘家败落,其子孙急于出售,一些商人得以低价购入。以后⑤豫园与城隍庙合并,成为其“西花园”。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时期,外国侵略者不止一次在此⑥驻军,因此⑦,历史上豫园屡经灾难,许多原有的丰采不复存在。(孙万彪,冯慎宇《翻译教程》)原语段落中有7个明显的衔接词,

那么在译文段落中就要采用恰当的衔接手段转换原语段中的衔接词,以达到译语段落结构的完整性,让我们来看参考译文:Yu yuan garden, located in the southern part of Shanghai, is a famous classical garden. The original owner of the garden^①, Pan, was once the governor of Sichuan Province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Construction of the garden^② started in 1559 but^③ went on and off for lack of money. It^④ did not come to completion till twenty years later. When^⑤ the Pans went into a decline, their descendants were eager to sell the garden, so^⑥ some businessmen bought it at a low price. Later^⑦ it was incorporated into the City God Temple to become its “West Garden”. During the Opium War and the Taiping Revolution, foreign aggressors stationed their troops in the garden^⑧ more than once. As a result^⑨, the garden experienced repeated devastation in its history and lost much of its original grandeur. 我们可以看出,原段中的衔接词^{①②③⑤}被直接转换成译语段落中衔接词^{①②③⑤},原段中的衔接词^{④⑥⑦},在译语段中根据上下文语义的逻辑性分别被改成了^④“When”,^⑥“the garden”和^⑦“As a result”。此外译语段落中的衔接词^{⑧、⑨}是原语段中没有的,为了使句间衔接紧密,译者补上了衔接词“it”和“so”。这样,译者通过对原语段中衔接手段的转换,变通和补偿,使译语语段自然地、浑然一体。由此可以看出,在汉英篇章翻译中,以段落为单位对源语的衔接成分作恰当处理是非常重要的。除了衔接上的处理外,汉英篇章翻译中还要以段落为单位,对译语进行句际结构的调整。段落中的各个句子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之间的组合受到人类共同的思维逻辑的制约,因此译者在动笔翻译以前,应认真分析句与句之间的内在的、本质的联系(对于汉语的长句,还应分析小句与小句之间的语义联系),理顺语义关系,合理安排语序。具体地说,原文句子(小句)有的可能要超前译出,有的可能要滞后表达,有的可能两句并为一句,有的一句可能要拆成两句。必须注意的是,段落内句子重新组织或局部调整,应以信息重心安置得当,通顺连贯,符合译语的语言习惯为主要目的。例如:^①红房子西菜馆原名“喜乐意”,开设于1945年,主要经营法式、意式西餐。^②当时仅两间门面,12只座位,外墙涂上红漆,显得十分别致。^③久而久之,顾客都叫它“红房子”,1956年正式定名为“红房子西菜馆”。[参考译文] ^①Established in 1945, the restaurant was then named chez Louis. ^②It served mainly French and Italian foods. ^③The restaurant then was so tiny that it had room for only 12 seats. ^④The red-painted exterior wall of the restaurant was so unique in style that people started calling it the “Red House” as time went by. ^⑤It was officially named the Red House Restaurant in 1956. (孙万彪 冯慎宇《翻译教程》)原文3句,译文5句。原文第^①句共有3个小分句,译者将第二个小分句置于句首以过去分词短语的形式出现,然后把整个句子拆成了英文的两个句子。经过拆译后,译文看上去简洁,明了而又地道。原文第^②句共有3个小分句。译者把第1个小分句作为一个英文句子译出,而且用了“so...that...”句型译出了该分句的“言外之意”,然后译者把句^②的第2,第3个小分句和原文第^③句的第1个小分句合并成一个英文句子,它们分别作为这个句子的主语,谓语和状语从句。经过这样的调整,就从语义上把这几个分句之间的逻辑联系表达得十分清楚。最后译者把原文句^③的第2个小分句作为一个英文句子译出。

事实上,这种句际间形式结构的调整在汉英翻译中是非常普遍的,因为正如前文所述,现行的翻译标准要求的是“地道的英译文”,对所谓的“中式英文”(Chinese English/Chinglish)是持批评态度的,这就决定了汉英翻译时必须摆脱原文形式上的束缚,重新构建行文结构。要做到这一点,只有靠长期大量的阅读地道的英文和长期的翻译实践的积累。此外,汉英篇章翻译还要特别注意风格的转换。翻开中国近、现代翻译论文集,很容易发现,许多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都是十分重视翻译的风格的。早在1921年,著名作家、翻译家郑振铎先生就提出了模拟原文“风格”与“态度”的必要性,并对各种类型的风格进行了精辟的论述。随后,沈雁冰也就风格的翻译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在“神韵”与“形貌”未能两全的时候,

宁愿保留“神韵”而失“形貌”。此后,先后有陈西滢、曾虚白等评论翻译中的风格与神韵的传达。1933年,著名学者林语堂先生提出“忠实须求传神。”此后杨镇华、朱生豪等也论及翻译“风格”问题。从50年代至今,中国译界涌现了一大批杰出的翻译家和译论家,其中很多学者对风格的翻译有过精深的研究和论述,最有代表性的当推傅雷的“重神似不重形似”,钱钟书的“化境”,以及许渊冲的“三美”学说。

由此可见“风格”翻译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在汉英篇章翻译中,译者应以段落为单位,尽量传达出原文的风格。事实上,风格是可以翻译的,这一点在译界已经基本达到了共识。究竟什么是风格呢?有的人认为风格是“虚无缥缈,不可捉摸”的东西;有的人对风格的理解仅限于“简洁凝练”,“朴实无华”,“幽默风趣”,“雍容典雅”等个人风格;有的人对风格的分析仅限于语音,用词,句子的变异;有人认为风格的翻译仅限于文学翻译;更有人认为风格即文体,在英文中统称 style。事实上,我们对风格的理解应该是广泛的,多层次的。我国著名学者刘宓庆先生对翻译的风格曾有过非常精辟的,独到的论述。刘先生认为,狭义的风格是指作家的个人风格而言,属“最高层次的风格”;广义的风格包括语体风格,文体风格,地域风格,民族风格,表现风格等,属“基础层次和中间层次的风格”。

那么译者如何实现风格意义的转换呢?要实现风格意义的转换,首先必须能够识别源语的全部风格意义。刘先生认为风格是可以见诸于“形”的,它表现为风格的符号体系。风格的符号体系就是在原文的语言形式上可被我们认识的风格标记(stylistic markers)。风格标记又可分为形式标记和非形式标记。形式标记分析主要指析出音系特征,词的使用域特征,原文句法的形式特征,原文的用词倾向,原文的修辞特征等。非形式标记分析主要指析出作者对题材的选择和处理原则和技法,作品内在素质等。一般说来,一个语段只会包括其中的一种或几种风格标记,所以译者是不难识别原文段落的风格的。然后译者可以根据具体情况,用不同的方法实现风格转换。一、对应式转码(corresponding),即模仿原文风格的表现法;二、重建式换码(recasting),即改造原语的基本风格;三、淡化式换码(decouring),即在确保概念意义的前提下不得已放弃(或部分放弃)风格意义。例如: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青的时候;桃花谢了,有再开的时候。但是,聪明的,你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是有人偷了他们罢:那是谁?又藏在何处呢?是他们自己逃走了罢:现在又到了那里呢?(朱自清《匆匆》)[参考译文] If swallows go away, they will come back again. If willows wither, they will turn green again. If peach blossoms fade, they will flower again. But, tell me, you the wise, why should our days go by never to return? Perhaps they have been stolen by someone. But who could it be and where could he hide them? Perhaps they have just run away by themselves. But where could they be at the present moment?(张培基译)原文段落选自朱自清的《匆匆》,通过分析,我们不难看出整段多用排比句,句子简短,朴实,读来朗朗上口,富有诗意,短句的频繁使用更是烘托了时间流逝之快。此外,疑问句的反复使用流露了作者对时光流逝的迷惘和淡淡的忧伤。同时拟人修辞法的巧妙使用又使行文不乏俏皮风趣。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基本上采用的是对应式转码(corresponding),模拟出了原文的风格。比如开头的三个排比句,译者采用了三个相应的句式。同时,每句均以 if 从句为首,使人想起英国诗人雪莱(Shelly)的名句 if winter comes, can spring be far away,这样就烘托了原作者对时光流逝的感伤之情。段末的排比句,译者用了对应的排比结构:“Perhaps... But... Perhaps... But...”。其它的短句,疑问句及拟人修辞法也分别在译文中再现。因此,原文清新朴素,俏皮风趣,译文亦然。

需要注意的是,语际间风格的转换固然重要,但切忌生搬硬套,刻意模仿,更不要为了创建自己的译文风格抛弃原文的思想内容。总之,风格的翻译必须在忠实于原文的基础上进行,否则即使翻译出了原文的

风格,也只能称作不合格的翻译。以上粗略地探讨了如何在汉英篇章翻译中以段落为单位对原文的衔接手段,行文结构及风格进行转换的问题。通过以上以段落为单位进行汉英篇章转换的理论分析和实例分析,我们认为段落是汉英篇章翻译最理想的分析单位,这一点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都是经得起长期考验的。当然,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

参考文献:

- [1] 段自力. 注重语篇教学 培养学生的翻译能力[J]. 四川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1, (3).
- [2] 黄柏萍. 英汉互译中译语语篇结构的调整[J]. 萍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1, (3).
- [3] 杨晓荣. 汉译英能力解析[J]. 中国翻译, 2002, (6).
- [4] 王云桥. 谈段落作为语篇翻译的操作单位[J]. 中国翻译, 1998, (6).
- [5] 李鲁, 李霄翔. 论科技英语篇章修辞[J]. 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1, (2).
- [6] 宋美华, 夏伟荣. 英语写作中语篇衔接手段与语篇教学[J]. 外语界, 2002, (6): 43.
- [7] 杨自俭, 刘学云. 翻译新论[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4: 481, 494, 598 - 604.
- [8] 方梦之. 翻译新论与实践[M]. 青岛: 青岛出版社, 1999: 221 - 239.
- [9] 张培基. 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9: 73.
- [10] 孙万彪, 冯慎宇. 翻译教程[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8.
- [11] 刘重德. 英汉语比较与翻译[M]. 青岛: 青岛出版社, 1998: 143 - 144.
- [12] 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 《翻译通讯》编辑部. 翻译研究论文集 (1894 - 1948) / (1949 - 1983) [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84.
- [13] 陈宏薇. 汉英翻译基础[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8.
- [14] 李运兴. 英汉语篇翻译[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8.
- [15] 刘宓庆. 翻译的风格论[A]. 翻译新论[C].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4.